

Raymond Chandler

找麻烦是我的职业

(美) 雷蒙德·钱德勒 著 林培菊 译



Trouble
is My Business

找麻烦是我的职业

Trouble Is My Business

(美) 雷蒙德·钱德勒 著

林培菊 译

新 星 出 版 社 NEW STAR PRESS

TROUBLE IS MY BUSINESS

by RAYMOND CHANDLER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7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找麻烦是我的职业 / (美) 雷蒙德·钱德勒著; 林培菊译. —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7.4

ISBN 978-7-5133-2377-2

I. ①找… II. ①雷… ②林… III. ①侦探小说—小说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74484 号



找麻烦是我的职业

(美) 雷蒙德·钱德勒 著; 林培菊 译

责任编辑: 王 怡

责任印制: 李珊珊

装帧设计: 周伟伟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 张: 8.375

字 数: 118千字

版 次: 2017年4月第一版 2017年4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2377-2

定 价: 35.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阅读之前 没有真相

雷蒙德·钱德勒 作品年表

- | | |
|------|-----------------|
| 1939 | 《长眠不醒》 |
| 1940 | 《再见，吾爱》 |
| 1942 | 《高窗》 |
| 1943 | 《湖底女人》 |
| 1949 | 《小妹妹》 |
| 1950 | 《简单的谋杀艺术》(短篇集) |
| 1950 | 《找麻烦是我的职业》(短篇集) |
| 1953 | 《漫长的告别》 |
| 1958 | 《重播》 |



雷蒙德·钱德勒 Raymond Chandler (1888—1959)

关于钱德勒

阿城

我自己当然认定这些文字是应该放到钱德勒的小说之后的。如果你读过侦探小说，便知道我在说什么。

有关侦探小说的文字，有个道德约定，或说是默契，即不可泄露天机。天机泄露，对一般的侦探小说就失去阅读兴趣。天机，也就是答案，是肉身的诱惑，是智力的挑战，是阅读的张力。

不过天机一旦精彩，下一个天机，也就是作者是怎样一个人，是读者马上想知道的。这是我认定这些文字是应该放到钱德勒的小说之后的原因。现代文论认为作者和作品是应该分开的，即读其文即可，作者怎样，无足论。以作者论其文，或作者论，为昨日旧套。但现代文论恰恰于此忽略了阅读心理的一个微妙机制。这是有意的忽略，因为作者这一因素会破坏现代文论自建的论述逻辑，或不如说，现代文论有其自我保护机制，有洁癖。

但钱德勒是一个例外，因为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以来，不知道钱德勒的小说的读者甚少，更不要说钱德勒小说都翻拍过电影。因此我的这点文字如果被放在前面，亦无不可，天机早已泄露数十年了。我

前面的天机说，纯只为照顾心中想象的居然没有读过钱德勒的小说的读者。

雷蒙德·钱德勒 (Raymond Thornton Chandler), 1888 年 7 月 23 日生于美国伊利诺州的芝加哥, 1959 年 3 月 26 日逝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拉荷亚 (La Jolla) 的斯克瑞普斯诊所 (Scripps Clinics), 死因是酗酒及肺炎。因为他的文稿代理人赫尔加·格林 (Helga Greene) 与他的秘书琼·弗莱卡丝 (Jean Fracasse) 兴讼争夺他的遗产, 据《钱德勒论文集》的作者弗兰克·麦克桑恩 (Frank MacSchane) 指出, 这导致他的遗体被葬于预留给贫困者的墓地, 即南加州圣地亚哥市的希望山公墓 (Mount Hope Cemetery)。

钱德勒的父亲是火车工程师, 唯酗酒, 不知道酗酒遗不遗传, 钱德勒成人后亦酗酒。总之钱德勒的父亲遗弃了妻小, 钱德勒的母亲带了他移居英国, 由钱德勒的做律师的舅舅资助他们。

1900 年秋天, 12 岁的钱德勒考进伦敦的杜维奇学院 (Dulwich College)。五年之后, 去巴黎学法语。再一年后, 去德国学语言。隔年春天回到英国, 入英国籍, 夏天通过公务员考试, 谋得海军的一份工作。这是 1907 年的事, 隔年冬天, 钱德勒 20 岁, 他的第一篇诗作 *The Unknown Love* 发表。

不过钱德勒一年后辞职, 家人震惊。此后两年内, 钱德勒试过新闻业, 发表过评介, 均不成功。

钱德勒向对他不耐烦的舅舅借了一笔钱, 说清将来连本带利偿还。1912 年, 钱德勒返回美国, 最后在洛杉矶落脚, 做过穿网球拍线及采摘水果的工作。省吃俭用的日子里, 据说他只买过一只烟丝荷包给自己做圣诞礼物。之后他修读簿记函授课程, 提前完成课程并找到了一份稳定工作。

他开始参加文人沙龙聚会, 听音乐、朗诵诗, 结识了钢琴家帕斯卡 (Julian Pascal) 夫妇。

帕斯卡的妻子西西 (Cissy Pascal) “性感、世故、机智、自信, 集合了所有年轻男子性幻想的必备特质”。西西当过模特儿, 好裸身做家事, 虽然自称大钱德勒 8 岁, 但对他有致命的吸引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 因英国国籍, 钱德勒 1917 年应征进入加拿大军队, 抵达英国利物浦, 加入皇家空军, 之后被送到法国战场。钱德勒后来写道,

不用值班时，有时会喝酒喝到眼前发黑。战前的浪漫主义诗人，因世界大战而酗酒。

1918年停战之后，钱德勒重返洛杉矶。西西已与帕斯卡离异。钱德勒的母亲1913年从英国回到美国，此时她反对儿子的欲望，结果，他们在1924年钱德勒母亲死后不久立即结婚，又结果，36岁的钱德勒发现西西不止大他8岁，而是18岁。

钱德勒曾担任过加利福尼亚州斯格纳希尔市（Signal Hill）的德布利石油财团（Debney Oil Syndicate）的副总裁，但因酗酒、旷工及自杀恐吓而被解雇。

钱德勒开始写廉价小说（pulp fiction）。1933年，第一个短篇《勒索者不开枪》（*Blackmailers Don't Shoot*）被《黑面具》（*Black Mask*）杂志发表。

钱德勒曾写信给朋友，说他想要寻找“一种雅俗共赏的手法，既有一般人可以思考的程度，又能写出只有艺术小说才能产生的那种力量。”

他做到了。1939年，钱德勒的第一本小说《长眠不醒》（*The Big Sleep*）出版，大卖。加缪、奥登和奥尼尔都赞赏他。

这之后，钱德勒的小说一路成功。到他去世，留有七部长篇。钱德勒创造了一个硬汉性格的小说角色，侦探马洛（Philip Marlowe）。钱德勒之前的侦探小说，是案件引人，侦探则是超人，例如福尔摩斯，而钱德勒笔下的侦探马洛，突出的是性格，案件，则是为了性格的展开。这种硬汉，引领了至今大部分侦探小说的方向。去年，我们熟悉的村上春树翻译了钱德勒的代表作《漫长的告别》（*The Long Goodbye*）。《漫长的告别》曾获在世界推理小说界享有极高声誉的爱伦·坡奖。村上版《漫长的告别》首印数为10万册，日本全国1500家书店也闻风办起了“钱德勒读书节”，村上在后记中将《漫长的告别》定义为“准经典小说”，认为钱德勒的作品影响了纯文学。

钱德勒的侦探小说，读者（包括我）会一再阅读它们，全然不管答案早已知道了几十年。

小说成功后，钱德勒做过一阵子好莱坞编剧，与比利·怀尔德（Billy Wilder）一起将詹姆斯·凯恩（James M. Cain）的小说《双重赔偿》（*Double*

Indemnity) 剧本化 (1944 年); 写作了他唯一的原创剧本《蓝色大丽花》(*The Blue Dahlia*, 1946)。钱德勒还曾参与了希区柯克的《火车怪客》剧本, 不过他认为希区柯克的故事不像真的。

虽然钱德勒不符合好莱坞的要求, 并嘲笑电影对自己小说的改编, 但是二战后欧洲的导演和后来的美国导演, 都受了钱德勒小说的影响, 例如黑色电影 (*Film Noir*)。在欧洲, 法国新浪潮电影用黑色电影的框架创作了最好的故事, 比如戈达尔 (*Jean-Luc Godard*) 的《断了气》(*Breathless*, 1959) 和特吕弗 (*Francois Truffaut*) 的《刺杀钢琴师》(*Shooting the Piano Player*, 1960)。

不过生活中的钱德勒并不顺利, 1954 年, 钱德勒正在写《漫长的告别》(*The Long Goodbye*, 1954 年爱伦·坡奖最佳长篇小说), 西西久病后去世, 钱德勒再次陷入酗酒。1955 年, 钱德勒试图自杀。最终, 这篇小文开始写过了, 上个世纪, 1959 年, 钱德勒逝世。

1955 年, 钱德勒的作品被收入权威的《美国文库》中, 以侦探小说进入经典文学殿堂的, 似只有钱德勒。

1995 年, 美国推理作家协会请出四位当代顶尖名家, 票选 150 年来最佳作者、最佳侦探。结果雷蒙德·钱德勒与他创造的高贵侦探菲利普·马洛拿下双料冠军。

钱德勒因自己的小说而不死。

作者序

一些极为专业的古代文学研究者总有一天会意识到这件事是值得去做的：翻阅二三十年代之间流行的廉价侦探小说杂志，探索这些流行的侦探小说是如何，什么时候，以怎样的节奏呈现出高雅的格调，并且适应大众口味的。他需要具有敏锐的眼光和开阔的胸怀。廉价小说做梦也没有想到它们会后继有“人”，并且这些“后裔”现在大多是以肮脏的灰褐色现身。这确实需要开放的思想，透过这些多余的俗艳的封面、垃圾的标题和令人难以忍受的广告，体会到一种真实的写作风格，这种风格尽管极端矫揉造作和虚伪透顶，却使得当时大部分的小说让人读起来像在老姑娘茶室里品尝一碗温热的法式清汤。

我不认为这种写作风格完全是暴力因素，尽管这些故事里许多人被杀身亡，人们也以极大的热情关注他们死亡时的细节。当然也不是精细化写作，因为任何这方面努力都会被编辑大人无情地删除。也不是因为故事情节或角色的独创性——大多数情节都很平常，大多数角色都很粗糙。或许是因为这些故事所竭力要散发出来的恐怖气息。这些角色生活在一个错乱的世界，一个早在原子弹发明以前的世界，文明创造了用以毁灭自己的武器，而且大家都在学习使用，就好像恶棍

愚蠢而高兴地试用他的第一支机关枪。法律沦为争权夺利的工具，街道上充斥着比暗夜还要黑暗的东西。侦探小说的主题和角色变得愈发冷酷和充满嘲讽意味，但是它的写作效果和写作技巧却并不是冷嘲式的。几个不寻常的评论家看出了这一点，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普通的评论家在一开始是意识不到这一伟大成就的，他们只能等到这个成就显著之后才忙着去解读。

标准侦探小说的情感基础是——而且一向是——凶杀案得以侦破，正义得以伸张。除了大结局，写作技巧反而无关紧要。这样或多或少形成过程情节，结局能够解释一切悬念。但是另一方面，《黑面具》一类故事的写作技巧是场景比情节重要，也可以说好的情节创造出好的场景。引人入胜的理想的侦探小说应该没有结局，我们写作这类小说的人和电影制作人有相同的观点。我第一次去好莱坞工作时，一个很聪明的制片人告诉我，你无法把侦探小说拍成一部成功的电影，因为小说的重心在于揭开结局，而这在银幕上只需要几秒的时间就能办到，观众很快就能明白。他错了，因为他说的只是推理方式。

至于冷硬派侦探故事的情感技巧，显然它从不相信凶杀案能得以侦破，正义能得以伸张——除非信念非常坚定的某个人决定插手管事。这类小说就是关于此类人的故事。他们都是硬汉，不管是警察、私家侦探或记者，他们的工作都很艰苦危险，因为他们所能得到的工作就是这样。从前到处都是这种工作，现在也是。以他们为主角的故事无疑一直具有一种令人向往的因素。这样的事情确实发生过，但发展不会这么迅速，也不会发生在一群关系密切的人身上，更不会局限于一个狭窄的逻辑框框里。但在小说中，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小说中的人物）需要不断地采取行动，如果你停止思考，你就输了。一有怀疑，就有人手上拿着枪走进门来。这样写可能显得很愚蠢，但事实上

无关紧要。一个不敢越超自己的作家跟一个害怕犯错的将军一样毫无用处。

我回头看自己的小说，要说我不希望它们更好，那是很荒谬的。但如果更好，它们就不会出版了。如果规格不那么死板，当时更多的作品或许会流传下来。我们有些人很努力地去打破成规，但总是难逃被退稿的恶运。超越规格的限制而不破坏规格是每一个杂志撰稿人的梦想，只要他们还没有完全丧失希望。我的故事里有些东西我想改变或删除。这看似容易，但试一下，你就会发现根本不可能。你只会破坏好的东西，对坏的部分却一点也起不了作用。你无法重新捕捉氛围，和自然的情境，甚至会减弱仅有的野蛮气质。作家学到有关小说创作的艺术或技巧只会使他越来越背离当初写作的需要或欲望。最后，他学会了所有的技巧，却没东西可写。

至于这些出版物所表现出来的文学品质，我有资格通过一位著名的出版商的版本说明认为自己无须过度谦卑。身为作家，我一直无法把写作令人厌烦的特质之一——满心诚挚挂在心上，而且作品有幸不被称为“形势的势利——原本可吸收过去休闲文学的因素，结果只接受了现代启蒙文学的样式”。在平板单调的喜剧幽默和文学贫乏的精妙之间，还有很大可发挥的空间。在这个领域，侦探小说或许是一个重要的地标。有些人憎恶所有侦探小说的形式，有些人喜欢关于好人的故事（“那个迷人的琼斯太太，谁想得到她会用肉锯锯掉她丈夫的脑袋呢？他还是个挺英俊的男人哩！”），有些人认为暴力和虐待狂是可以互换的用词，有些人认为侦探小说是次文学，不比那些习惯滥用附属分句、狡猾的标点符号和假设语态的作品高明到哪里去。有些人只在疲倦或生病时才看侦探小说，但从他们所消遣的侦探小说数量来看，他们一定经常疲倦或生病。有些人是侦探小说迷或色情小说迷，发热

的小脑袋想不通虚构的侦探人物只是催化剂不是大众情人。前者要求豪门宅邸的平面图，标示书房、枪械室、大厅和楼梯，以及通往幽暗小房间的走道，管家就在那里擦拭乔治时代的银器，薄唇紧闭，倾听乖舛命运的呢喃。后者认为两点之间最近的距离是从一个金发女子到床第之间的长度。

众口难调，也没有作家试图做到这点。本书的故事当然也没有想要取悦十年十五年后的人们。侦探小说是这样一种文学，它不需要躲在过去的阴影中，也不需要忠诚地拜倒在经典的石榴裙下。现在的某个作家创作出比《亨利·埃斯蒙德》^①更好的历史小说，比《黄金时代》更好的童话，比《包法利夫人》更尖锐的社会缩写，比《波音顿的珍藏品》^②更优美精炼的警醒小说，比《战争与和平》或者《卡拉马佐夫兄弟》更宽广的时代史诗并非不可能。但构思出比《巴斯克维尔猎犬》或《失窃的信》^③更加貌似真实的侦探小说并不会太困难。当今时代，超越更不容易。犯罪和侦探小说没有“经典”，一部也没有。在可参考小说的框架之内——这是唯一可评价的标准——一部经典作品会穷尽各种结构形式，几乎无法被超越。但还没有一个故事或一部小说能做到或接近这点。这是许多人持续进攻这一堡垒的根本原因之一。

① *Henry Esmond*，英国作家威廉·梅克比斯·萨克雷创作的历史小说。萨克雷的《名利场》是享誉世界的名著。

② *The Spoils of Poynton*，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的作品。

③ *The Purloined Letter*，美国作家爱伦·坡的短篇小说。

目 录

1	找麻烦是我的职业
69	检方证人
133	金鱼
191	红风

找麻烦是我的职业 ——